

心齋從無到有，三十年來，堅持信念、堅守宗旨、奉行 至大至尊示喻，難行能行，賴善信、會友、同門鼎力支持，茁壯成長。有緣認識而信奉 至大至尊萬神之神而獲福惠者，盈千逾萬，難以統計。惟有信仰 至大至尊者流於迷信，未珍而惜之，緣來緣去，誤以信奉至大至尊為世俗之民間信仰，實有別也。

吾師盧太玄家炳，為天啟道宗師，悟道有年，破迷信與執着，以無為而治，傳道已久。余奉師命，設天啟道下院，名為心齋研道會，以清靜、無為、自然之大道為依歸，遵 吾師教化，共研至道及修持之法，使慕道者有階可梯。並以天律為戒，行天之道，信守奉行，時繫於心，未嘗一日遺忘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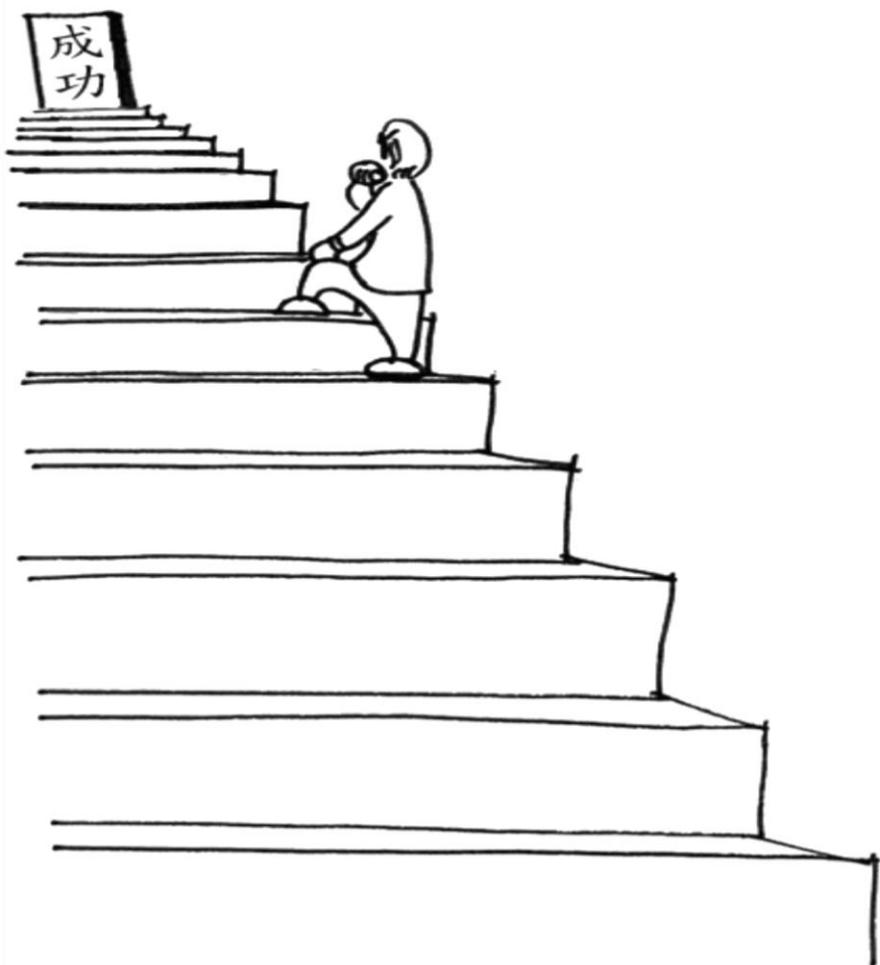
道，不易而易，易而不易；緣，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。心齋現址，違例建築特多，約佔面積三分之一。於二〇〇四年六月，已接獲屋宇署命令，根據建築物條例，須於限期拆卸違例建築部份，地方本不敷應用，拆卸後更有甚者，故發起募捐購買新會址之舉。正值拆卸迫在眉睫，又值心齋基金有限公司成立之期，此基金更獲香港稅務局批准為公眾性質之慈善機構，捐款可豁免繳納稅項，是故今年應是心齋邁進，突破之年，是機乎！是緣乎！

道務以超世為目標，以入世為用，度己度人，宣揚 至大至尊至道，集宗教、研道、修持，互參互證。續設會禱、講座、研經班及靜坐班等。

會務為日常行政與管理之事務。而心齋基金致力推廣社會慈善公益事業，關懷長者、助學扶貧，達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，幼吾幼以及

人之幼。籌募經費，設立基金，實踐助學扶貧計劃，緊急援助計劃，以及舉辦其他社會公益活動。

心齋今後發展，冀社會賢達及各界人士鼎力支持外，亦有賴善信、會友、同門繼續支持，使心齋邁進新景象。他日心齋有成，是眾志成城之果也。



人是心物或稱心身結合而成，心是靈魂，亦稱元神，神識，精神；物是身體，亦稱色身。形而上者謂之心，不見而實有；形而下者謂之物，見而實無。

修行是修道而力行，入世為品德及人格之修養；超世為自己安排未來歸宿，知來知去。人生有分段生死，有人認為人死如燈滅，此謂斷見，其實不然也。

修行之宗派及法門太多，道主修性與命；佛主修心性。修性難，修命較易，至於依何宗，何法修行，視緣而定。上根之人修禪，中下根之人多修淨土或密宗之法。修法會被法縛，余修 至大至尊至道，此志弗移。

修行須誓願，誓願須真誠，發自內心，並須承擔。余誓以「維天地立心，維同門立命，維往聖繼絕學，維後世開太平」。誓願生力量，謂之願力。

余於少年時欲未來成仙或成佛，故有拜師學道之心，惟機緣未具。及至近不惑之年，有緣認識 盧太玄家炳宗師，拜其門下學道。時風雨不改，每當星期日前往新界屏山拜訪之惟無所授，祇於師之花園做澆花、剪草、掃地等瑣事，或放風箏自娛。余曾問 吾師，曰：「終日為生活營營役役，修行何如！」師答曰：「勤參神、多靜坐，持之以恆」，遵 師教誨而行。一日，有師弟問曰：「汝隨 師多年，師授以何法」，答曰：「無所授」。是夜，獨自沉思，覺隨 師已久未有所授，何為！及後靜坐，忽雷震天關，氣勢磅礴，另有一番境界。如老子清靜經云：「內觀其心，心無其心，外觀其形，形無其形，遠觀其物，物無其物，

三者既無，惟見於空，觀空亦空，空無所空，所空既無，無無亦無，無無既無，湛然常寂，寂無所寂，慾豈能生，慾既不生，即是真靜，真常應物，真常得性，常應常靜，常清靜矣」。悟 吾師行不言之教，雖寥寥數語，受用無窮。有二：「十兩黃金買不得，十字街頭送予人」。

修行以靜為初基，故靜為入道之門。入靜門，須靜坐，賴他力加持達至清靜。靜坐有先天與後天之分，先天者，知而不守，勿忘勿坐，守則強矣，此為 至大至尊所授；後天者，要守竅，謂思維修，心止於一境而離散亂，數息、止觀是也。靜坐時，識神與元神爭持，識神去，色身無，元神聚矣，此謂「一靈獨存」，色空一如。如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云：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受想行識，亦復如是」；又云：「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，乃至無意識界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，亦無老死盡，無苦集滅道，無智亦無得。」

修行須明師點化，惟明師不以明師自居，故明師現前而不知。初學道者多徒慕名相而拜師，隨其學道修行，楞伽經云：「愚痴凡夫，隨名相流」。盧師悟道有得，余有緣隨明師學道修行距今三十七年矣，更蒙 至大至尊加持，定慧雙修，轉識成智，悉余少年時已修行於日常生活中，以信，行，証，解為修行次第。

有善知識問曰：「汝信奉 至大至尊，所修何法！是正法乎！行證何如」，答曰：「與 至大至尊相應，授以至高無上正法，行證之以經及證之以人，「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」。

憶十年前，余訪一法師，談玄論道。法師問曰：「汝喜何宗派」，余答曰：「禪宗」，法師再問曰：「今無禪師，學禪何如！」再答曰：「以天為師」。禪宗以心傳心，不立文字，教外別傳，而 至大至尊之道，亦復如是，與天地感應也。

修行須至真至誠，正心為首，六祖云：「欲得見真道，行正即是道」。道在鬧市，應和光同塵，在塵出塵。余重了道，了道者，了解修行之要，了却慾望或心願。慾望人皆有之，所謂「不見可慾故無慾，見可慾而無慾」難矣，不應以思維抑制，應隨緣相應了斷之，莫待來生。所謂「隨緣不變，不變隨緣」。

修行須証所修，有由經證，有由人證，有謂「欲知山上路，須問下山人」。余多年來，遍訪大師、大德、善知識、著書立說及修行之士，大多道貌岸然，故弄玄虛，似高不可攀，遺憾者，至今無緣遇達至清靜之修行者，入靜如斯難乎！既未能入靜，即未入道門，何言修行，縱有宏願，亦徒然而已矣。

修行之法門太多，眾說紛紜，有修行者認為先修外功德，如超度亡魂、打佛七；又有修行者認為靜坐須守竅，而竅在身外，如觀日、觀月、觀景，因走火入魔，百病叢生而終此一生。

至大至尊即道也。隨 吾師之途修行者，鳳毛麟角。法門無盡，而法無正邪，惟人心有別，是故法有正邪之分，所謂「正人行邪法，邪法亦成正；邪人行正法，正法亦成邪」。信奉 至大至尊易生感應。有同門對余曰：「吾之靜坐，為神所授，汝不識靜坐」，余問之曰：「靜坐之法何如」！答曰：「氣帶意走」。靜坐法為吾師所授，何以有別，余異之，心中大惑，及後方知 至大至尊因材施教也。

余未信仰 至大至尊前，主要唸佛，及後，先後以佛教之淨土宗、天台宗、真言宗、以及道家之性功，命功為修行之基，此皆為教下之有為法，余或不得其法而放棄之；後研習禪，禪近乎道，為無為法，無為而無不為。如無慧根或悟性，難修禪。黃帝陰符經云：「觀天之道，執天之行，盡矣。天有五賊，見之者昌」。

余奉 至大至尊為師，重於行，老子道德經云：「上士聞道，勤而行之」；又云：「多言數窮，不如守中」。經論或有偽本，所言或有不真，故盡信書不如無書。余常讀 至大至尊聖典、黃帝陰符經、老子道德經、太上清靜經、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、六祖法寶壇經。書中所言道理簡而精，亦闡述修行之法要，實不可多得也。

誠者，天之道也。

誠之者，人之道也，

誠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

從容中道，聖人也，

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